

母亲与苹果的往事

□郭增吉

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父亲不知从何处寻来一株苹果树苗，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，仔细地栽了进去。那时苹果还是稀罕物，像我们这样的清贫人家，在自家庭院种植一株能结出苹果的树，全家的欣喜可想而知。母亲乐呵呵地施肥、浇水，悉心呵护，这可爱的小树便娉娉婷婷地生长起来。

第四个年头上，苹果树干已有小拳头般粗细。春天，那娇嫩嫩的枝头上，忽然开满了一串串乳白色的花朵。花瓣次第凋落，最后只剩下四个青青圆圆的小果实。中秋节前后，那四个小宝贝青中泛黄，且略显一点红晕，看来已经成熟。母亲搬来凳子，站在上面，轻轻拽着树枝，用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擦把儿剪了下来。因为没有嫁接的土生品种，苹果只比乒乓球略大了一点。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这已是弥足珍贵的了。

四个苹果放在了一个粗瓷盘子里，就像《西游记》里那几个神秘的人参果。

母亲先取三个，用刀切成六半，其中三半送给了胡同里的三位邻居老人，再取一半送给了我孤苦的二伯母，另两半，一半给了我长年咳嗽哮喘、身体孱弱的父亲，一半给了我——当时侄儿还在襁褓中，除了他就数我小。剩下的一个囫囵苹果分成了四瓣，家里其余的人每人一瓣，包括我可怜而又慈爱的母亲。

我把那一半苹果用粗糙的小刀削下薄薄的一片，尝了尝，酸中带涩，全然没有现时的那种甜爽清脆的口感。可毕竟是稀缺的东西呀，我舍不得一下子下肚，就把它放在一个很是破旧的小方铁盒里，搁进了简陋歪扭的抽斗。几天后，我忍不住打开了小铁盒，一看，苹果已变成了黑色，长了一层红毛。我哭着拿给母亲看，母亲忙掀开遮盖炕头墙窑窗的发黄的旧报纸，

我看到了，原来母亲分得的那小而又小的一瓣苹果根本就没动，用纸板垫着放在里面，也烂了。母亲眼里噙满了泪水，她柔柔的抚摸着我的头，哽咽着对我说：“等着吧，明年会有很多的。”

第二年，苹果树满身开花，一片灿烂。可因不懂防治病虫害，竟然一个果子也没留下。母亲又充满希望地说：“下一年吧，下一年总会有的！”

谁知道，下一年不知何故，苹果树忽然死了。这是我家的第一株苹果树，也是最后一株，因为后来再也没有种过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刨树时，母亲的神情很凄然，她呆呆地站了许久，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树坑里。她精心照看了好几年的苹果树，最终一丁点果子也没尝到，那该是怎样的心境啊！

待到生活稍有好转，村里已有了果园，可拿粮食换一些苹果。那时父亲却已去世，享年仅五十六岁。母亲虽然活过了

那个时候，但她还是那样的简朴，一个苹果放啊放的，有时不免又放烂了。我们弟兄几个常常劝母亲，可她总改不了老脾气。

母亲六十七岁仙逝。几十年来，我始终不敢忘记生我养我的母亲，不敢忘记疼我爱我的母亲，不敢忘记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。每每想起来，便有一种难言的酸楚涌上心头。

每逢清明节和母亲忌日，我都要带着儿子，到母亲的坟前（现在已没有坟头，一大片麦田，只知道大致的范围）烧些纸钱，供上几个又大又圆、新新鲜鲜的红富士，但愿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回来，再尝尝这曾经让她老人家深深伤心过的苹果。

（作者系河南省林州市桂林镇七泉学校）

词二首

□汤成强

西江月·贺福建舰、神舟十八出征

巨舰长驱离岸，
神舟提速飞天。
豪船冲浪浪围舷，
基站迎宾人殿。
探索能工创造，
科研巧匠登攀。
国家兴旺众心安，
实现全民夙愿。

鹧鸪天·樱桃熟了

绿树周身万点红，
含羞遮面满娇容。
摇枝伴叶淋春雨，
饮露迎霞沐暖风。
如宝玉，
似灯笼，
晨朝暮晚色全浓。
村姑纤手摘琼果，
助力乡村产业丰。

（作者系枣庄市文学爱好者）

清平乐·狮山

□胡乐浩 李博

林翠峰青，
沃野春光浓。
狮山南北景不同，
殊此锦绣风情。

花香弥漫半空，
游人摩肩接踵。
下派小李书记，
疾步察听民声。

（作者系枣庄市文学爱好者）



《花径》 涵青 摄

益友良师——陈同学

□张冬磊

我和陈伟医生是高中同届同级部的同学，她的夫君也是三中的同学，因此我们都很熟络，尤其是刚刚大学毕业以及初入职场那会儿，闲暇我们经常在一起，共同度过了一段青春美好岁月。

我记得当时她在开元大街筹备一个诊所，大家都去帮忙拾掇、庆贺，时不时去看看、坐坐，成为了一个集合同学的小据点。还有一年夏天，叔叔（陈父）开着他的“奥拓”拉着陈同学、我和满意同学一起去龙床水库游玩，一起聚餐，我拿了相机，仨同学照了一些合影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、快乐的笑容，至今仍被我珍藏在相册里，此为益友。

说到良师，主要是陈同学在家庭卫生健康方面，对我的帮助和指导。她是“山东医科大”科班出身，我们那届同学，我感觉从业人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就是医生、教师和警察了。陈同学受到过系统的“西医”教育，在她独当一面、悬壶开诊的过程中，不断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，同时根据患者的需求和建议，西医、中医相辅相成，以求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，摸索出了中西医结合的特色路子。尊重科学、兼容并包，这是我颇为认同她的地方，被拥有共同理念的我引为知音。

比如前不久公子“受凉”引起感冒发烧嗓子疼，我根据上述症状，开了一些对症的西药，没太当回事儿。陈同学看到后，在我的朋友圈留言“把孩子的饮食放

清淡些，内热加受凉更麻烦”。果不其然，公子头两天发烧症状有所反复。陈同学的话让我有醍醐灌顶、豁然开朗之感，真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，一句话指出症结所在。我联想到公子的饮食结构（偏肉食，食用蔬菜少），于是又加入了“王氏保赤丸”和“玄麦甘桔颗粒”两味中药，以达到消食、通便、祛火的功效。标本兼治、注重细节，这是通过此事和陈同学的留言，我得到的启发和顿悟。

还有一次是在公子上小学三、四年级，放暑假的时候。当天下午，我开车带他出去玩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公子就开始发烧了，腮帮子疼的厉害（嗓子不疼），我就感觉和平日的感冒发烧不一样，赶忙打电话向陈同学求助。她基本判定是“病毒性腮腺炎”，俗称“蛤蟆瘟”，这个主要是抗病毒治疗，能自己产生抗体最好，如果高烧不退就要及时送医。她这样一说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本着能不打针就不打针的原则，我评估了公子的病情，决定在家治疗。于是采取了物理及药物降温、服用抗病毒药物等方案，公子的身体一天天见好。期间陈同学还打电话询问病情，并给予医嘱，经过一周的时间，公子痊愈。

由此可见，拥有一位医生朋友对我们有多重要。当然，我和陈同学是先成为好友，她又成为医生的，我们的友谊历经了时间和距离的考验，身边有这样一位益友良师，幸甚至哉。

（作者系枣庄市市区文学爱好者）

公益广告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共建生态文明家园

拥抱绿色生活
共享美好未来

总编辑
褚洪波